

貢獻旬刊

1928



獻 音
賜一卷回

第四卷 第一期（即28期）目錄

法蘭西現代音樂

哥白尼克斯與太陽 意國雷呵巴爾地著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十)

露茜啊

蘋果樹 (三)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在盧森堡公園裏悵惘（法行通信十五）

大題小做

民衆對於孫陵的恐懼心

重慶『近世瘟疫降災諸善請看』的傳單

旅行的趣味

小氣的上海

社會事業

臬台衙門前之準其標語

——十七年九月五日出版

陶元慶

李樹化

伴雲

子愷

江紹原

白 波

汪倜然

傅雷

江紹原
葉德均

徐 勻 江紹原

春苔

春苔

春苔

九芝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

下期起，預定價目略有變動，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曾定十期二十

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冊大一角

預定半年
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大洋三元
六册
（國外另加郵費每册四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代
開明書店
(兼代定)
泰東圖書局
西東圖書局

本派
新月書店
(兼代定)
森野書店
協謀圖書公

埠處
光華書局
南華書店
良友圖書印
金屋書店

現代書局
愛文書局

法蘭西現代音樂

李樹化

法蘭西現代音樂，可分為三派：

全樂專家派 (Symphonistes)。

印象派 (Impressionnistes)。

自由派 (Indépendants)。

法國之全樂專家派，是由拉羅 (Lalo) 聖相士 (Saint-Saëns) 西沙佛郎克 (César Franck) 及他們的門徒的天才而著名，佔現代音樂上主要的地位。數百年來，德國以穩坐着音樂之王的交椅自驕，現在恐怕不能了。德國現代作家，雖有斯特老斯 (R. Strauss)、洪百丁克 (Humperdink)、布魯克奈 (Bruckner)、雷耳 (M. Reger)、馬列 (Mahler) 諸輩，但法國的大作家；都是革新的作家，他們高大的思想，美的啓示，處處可以光榮必勝與之相衡比，這是多麼值得討論的問題呵！法國的全樂專家派，又分成二派，作風雖不同，而偉大是相等的：

古典派 (Classiques)。

佛郎克斯特派 (Franckistes)。

古典派的代表是拉羅，聖相士，賀列 (Faure)，他們的根抵，深得以前古典派的實學與精神；作風上表現出受以前古典派影響的色彩亦特別明顯；這裏面差不多帶點復古的意味。他們對於體裁上，形式上，極端慎守古法，造成一種嚴格的作風，而在作品上很美的表現出一種特別豐富的資料。

佛郎克斯特派，是由西沙佛郎克與他的學生造成，這派的領袖，常然是西沙佛郎克，他們的精神，與古典派相反，不主張泥守以前固定的法則，或古風，始終為表現的進步，得到絕對自由的途徑。這派創作上之特長，是強固及輕和，同時用純潔的，高超的，雄壯及奇妙的作風，使音樂的思想，發揚光大起來，他們成為現在統稱新派的老前輩。

(一) 古典派作家

拉羅 (E. Lalo 1823-1892) 是灌輸古典派的實學與精

遂給新派利用的介紹人，他與聖相士，西沙佛郎克，同是法蘭西文藝復興期內全樂專家的領袖之一，他們的作品，可說有新奇與重要的價值，拉羅著名的作品爲“Rapsodie Norvegienne”，“Symphonie Espagnole”，一個歌劇舞曲“Nannouna”并一個傑作歌劇『易之王』，（Le Roi d'Ys）及一些生風尼（Symphonies），音樂會曲（Concertos），三部合奏（Trios），四部合奏（Quatuors）等，拉羅具有節奏及色調之溫柔與強力的特長，他是十九世紀最表現個性的音樂家。

聖相士（C. Saint-Saëns 1835-1921）他的天才，迷醉了一般音樂界及熱烈的欽慕者，他對於鋼琴及風琴的創作與技能，有出口成章，不可思議的才能，他的作品，差不多無不美滿，用輕美的和聲，及最豐富的樂具學，去表現偉大的，莊美的思想與感情。白陀文（Beethoven）以後，萎靡不振的生風尼之形式，由他而重得光輝。聖相士同時全力提起法國音樂的興感，即此可以知道他的偉大了。聖氏的作品，美不勝收，其中三個主要的生風尼（Symphonies），四個全樂的詩歌（Poèmes）『Omphale的彷彿』，悲舞（La danse macabre），『Hercule 的青年時期』，著名的歌劇『黃女公主』（La princesse jaune），

“Samson et Dalila”，亨利第八（Henry VIII），地獄女王（Proserpine），“Ascanio”，“Phryné”，“Dejanire”，此外聖誕節的頌歌（Oratorios），水災（Le Déluge 聖經內的故事）“La Lyre et la Harpe”朔拿大（Sonates），三部合奏，四部合奏，并多數 Mélodies，鋼琴提琴中提琴曲譜等。

音樂史上，聖相士的地位很重要，正當柏利約（Berlioz）失望不能成功的時候，他負起了法國音樂教育的担子，并且造成十九世紀末期，法國全樂專家派的風氣，他是法國的孟德爾孫（Mendelssohn）。

賀列（G. Fauré 1845—1924）巴黎國立音樂院歷任教授而院長，他是一個純潔與嚴謹的作家，而特具美及悠和的情感，爲詩的最流利，最精緻，最美雅表現者，他與名詩人波得萊（Baudelaire），魏侖（Verlaine）等很好，所以表現他們的名著亦頗多，賀列的作品有最美的詩歌（Lieds）。朔拿大，三部合奏，四部合奏，及很新的創作：“Prométhée”，“Pénélope”，“Pelléas et Mélisande”。賀列可以當德國的蘇滿（Schumann）是音樂的魏侖（Verlaine）。

此外如蒂波亞（Th. Dubois 1837-1924），維多（Widor

1845—)，古威 (Th. Gouvy)，格打爾斯 (A. Gédalge)，梅沙乍 (Messager)，維埃尼 (L. Vierné) 等，都是這派的重要份子，蒂波亞的『上帝的七信條』 (Les sept paroles Christ) 和維多的歌劇舞曲『La korrigane』是很著名的。



聖 相 士

(二) 佛郎克斯特派作家

西沙佛郎克 (César Franck 1822-1890) 生于比利時，死於巴黎。他的創作，是以不能比擬的體裁之高貴與超絕獨

長。絕對公正的說，欲找到與他相等的比例，是不可能。不論他寫一頁，一行，或一節，無不表現出內心的情感全個的真誠。佛郎克氏，多數人認識的音樂之神，是最有聲譽的風琴樂師及作家，他以他的不可思議的獨具天才，而創作一切偉大的作品：宗教音樂，房間音樂，悲劇，生風尼，朔拿大，聲樂，鋼琴曲，都是美不可言，其著名的「Ruth」祈禱 (Redemption)，賦格曲 (Fugues)，及四部合奏，五部合奏 (Quintette)，賦格曲 (Fugues)，及幸福 (Les Béatitudes)，最後這個傑作是音樂的詠史詩，安的氏 (d'Indy) 說這是一個最高的啓示，有力的生命。據此可以知道這個傑作的相當價值了。

在房間音樂或全樂的田地而論，自白陀文以後，沒有比佛郎克的創作再豐富，再深刻，再感動的了。佛郎克最強活的精神，最不可思議的命意，最感動人，最人道的表現，及那種真誠純潔，與堅強不撓的音樂，全部或局部美的句語，及精密的結尾，無時不令人感到他的思想之高超，與情感之寬和，儼如一座我們景仰的哥特式教堂！

仇雙 (E. chausson 1855-1899)，這個作家，以深刻及溫和的情感，同時以自然的，美的，曲調的表情勝，他以鮮豔的色彩，達到最華麗的境地。他的作品，有生風

尼，多數的詩歌，四部合奏，不絕之歌 (La chanson perpétuelle)、時間 (Les heures)、及有名的歌劇『阿都斯王』(Le Roi Arthus)及『愛倫女士』(Hélène)等。

安的 (Vincent d'Indy 1851—)，佛郎克之高足，是非常真實的作家。安的之實學，是以音樂的建築為基礎，他的可貴的，精深的，樂具學，是一部傑構。他深悉樂具之富源與價值，用無比的技能去實現出來。他的作品很多，如“Wallenstein”，“Fervaal”是一個最美的詩與音樂的傑作。鐘的調 (Le chant de la cloche)、不相識者 (L'Étranger)、快樂的森林 (La Forêt enchantée)、『聖克利斯多夫的故事』(La légende de Saint Christophe)、及三部合奏，四部合奏，朔拿大等。要氏是這派後起之秀，他與波得 (Bordes)、創辦現在巴黎負盛名的樂府、(Schola Cantorum)。

此外如布列衛爾 (Breville)、波得 (Bordes)、羅伯茲 (. Ropartz)、細爾 (Seres)、加斯地龍 (Castillon)、赤布利爾 (. habrier)、蒂伯克 (H. Duparc)、盧格、(G. Lekeu)各加特 (A. Coquart)、胡書 (S. Rousseau)、羅米 (A. Magnard)、蒂加 (P. Dukas)、俾奈 (G. Fiermé)、拉波 (H. Rabaud)、差貝以 (A. Chapuis)、

斯撲克 (G. Spontek) 等，都是佛郎克斯特派最明顯而極有天才者。



克郎佛沙西

(三) 印象派作家

這派作家的領袖，是德布西，他們遺棄累世的固定不變的法則，全注意於創作上之絕對自由與猛進。此時斯哥拉斯特 (Scholastiques) 的體裁，全被打破了，他們實用不協和和絃，與還未實用之音程，與夫佛郎克斯特派所留

蓄，直至他們纔發現的和聲的豐饒材料，去實行一種勇猛的革新。此外他們不特實行去描寫自然的事物，而且將人們對於這類事物所生的感覺，情感，及印象，時常用一種極精密的體裁去表現出來。在可愛的光在灰色色彩之下，在精緻透澈的音色上，有一種奇密偉大的能力顯出。

這派新作家革新了藝術，而且發明了令人驚服的印象派的音樂。

德布西 (C. Debussy 1862-1918) 是印象派，同時又是象徵主義的領袖，他是一個溫和，令人同情，而且非常卓絕的藝術家。他發現了一些極樂觀的，勇敢的，新的和聲，因此常為一般人劇烈批評的目標。社會上某種革新，其初因習慣之故，一定被人反對。但現在這種新音樂，不論何處，即最先反對的，不同情的，不認識德布西天才之偉大的人們，亦都特歡迎了。

德布西的傑作『野神下午序曲』(Prélude à l'après-midi d'un Faune)、被選的女子 (La Demoiselle élue) 『希臘戀歌』(Les chansons de Bilitis)、"Pelléas et Melisande"、湖拿大、四部合奏、序曲、(Préludes) 『阿拉伯舞曲』(Arabesques)、雨下之花園 (Jardins sous la pluie)、肖像 (Les Images)、海 (La mer)、雲 (Nuage)、

小孩之屋隅 (Children's Corner)、噴水 (Le jet d'eau)、和所有能觸動他的自然界的一切，無不在音樂上表現出來。德布西與當時之詩人，畫家，如波德萊 (Baudelaire)、魏倫 (Verlaine)、馬濫姆 (Mallarmé)、雷涅爾 (Régner)、康 (Kahn)、衛斯列 (Whistler) 諸輩極親密所以德氏的詩歌，全是他們名著的象徵。

羅曼羅蘭 (R. Rolland) 評德布西，說他的傑作 "Pelléas et Melisande" 是法國現代音樂的極端之一，那一極端是比色 (Bizet) 的『加孟』(Carmen)。這極端完全是外的，一切光明，一切生命，無陰影，無遮蔽；那極端是內的，完全侵潤於黃昏之露裏，包藏於沈靜中；這是兩重思想，可愛的大陽與輕潤的早霧的更替交換，籠罩了法蘭西仙島的和平光華的天。可見德布西之藝術之偉大，實不亞於華葛奈 (Wagner) 也。

德布西之後，如范奈梨 (Fauré 1828—1917)，他亦是印象派的革新者，由他的全樂的畫板，把變化無窮與感人的自然界的色彩，描寫出真實；最美的事物，他的作品，全樂的圖畫，(Tableaux Symphoniques) 是把大詩人哥地兒 (Th. Gautier) 的名作，表現成最精采的音樂，簡直是一張充滿音量的壁畫。

拉魏爾(M. Ravel 1875—)是卓絕，溫柔，可愛的音樂家。他的作品，極爲一般人所重視歡迎，如“Symphonie Espagnole”，歌劇舞曲“Daphnis et Chloé”及“Ma Mère L'Oye”鏡(Les Miroirs)，水戲(Les Jeux d'eau)，『給一個死公主的舞曲』(Pavane pour une infante défunte)，『古比蘭之墓』(Le Tombeau de Couperin)和朔拿大，三部合奏，四部合奏等，是很著名的。此外如蒂班，P. Dupin，魯細爾(A. Roussel)，圖柏(L. Aubert)，沙底(E. Satie)，史密(F. Schmitt)，加普列(Caplet)，盧佛廉(Le Flem)，閣克蘭(Ch. Kacchlin)，威盧滿(L. Vuillemin)等，都是印象派之健將。

(四)自由派作家

所謂自由派，他們是毫無特別顯著色彩的，在作風上是很自由的，其受何方感印，或影響，亦無深刻的表現，此派人數衆多，其中較重要的是插旁的爾(G. Charpentier 1900)是詩人并音樂家，一個最誠懇，而極有天才的作家。他在音樂上，是提倡實現主義的。他以強壯勇敢的精神，越過了最前進的自然主義範圍，可惜被普通一般的心理迷誘了。這個有爲的音樂家，變成慕榮，自私，思想後

退的，平庸作家了。不然，他確是比色一流人物，他的主要作品如『意大利之感想』(Impressions d'Italie)，詩人的生活(La Vie du Poète)“Louis”，“Julien”。

柏沙(Pessard 1843-1917)是一個根柢極深，具有才能的作家，他的作風是從容，快樂，神祕，十三歲時，劇院就表演他的第一創作『轉致的信』(La lettre de faire-part)。從羅馬回來後，不停地創作，如可怕的船長(Le Capitaine Fracasse)，『打已零』(l'abarin)『打已零在阿爾卑斯山上』(l'abarin sur les Alpes)，『加哈班女士』(Mamzelle Garabin)等，都很受人歡迎，其餘尚有很多房間音樂，生風尼，及很美的鋼琴曲。柏沙是音樂院的和聲學教授，他的學生，多是現在有名的音樂家。

其外如盧胡(X. Leroux 1863-1919)，愛浪乍(C. Erlanger)，漢(R. Hahn)，惠佛里爾(H. Fevrier)，蒂彭(G. Dupont)，蒂加斯(R. Ducosse)，蒂蒲列(M. Dupré)諸人，都是現在聞名的作家。

結 論

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國之文藝復興，確是世界思潮之轉機，促進世界文藝，有莫大的功勞，於音樂運動上尤爲顯

著。十八世紀，當然是德國音樂最盛時期，當時之古典派 (Classiques)，浪漫派 (Romantiques)，華葛奈主義 (Wagnerienne)，而至於意大利之惠地主義 (Verdisme)，法國之浪漫派 (Romantiques) 等，無不是受德意志精神所影響，無處不表現被當時強有力的潮流所波及的色彩，所以一八七〇年以前的法國音樂，不是完全細性以表現，但一八七〇年以後，拉羅 (Lalo)，聖相士 (S. Saëns)，佛郎克 (C. Franck)，德布西 (Debussy) 諸大音樂家突起，恢復了本來面目，民族特有的精神：和平，情感，美的音樂；那時重現光明，當時音樂運動之普遍不論，單巴黎一城之音樂教育情形，如國立音樂研究會，(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 Musique)，全樂音樂會，(Les grands concerts symphoniques)，樂府 (Schola Cantorum)，房間音樂會，(La Société de Musique de Chambre) 大學院之樂學，民衆對音樂愛好之程度，都是現代音樂之骨梗。

再看現在音樂界，老弱者殘喘，萎靡的不振，被壓迫的不復起，這情形何等可憐可怕。獨法國昂然而起，一面音樂得以保持，一面新音樂由之勃興，宜乎其執現代音樂界之牛耳而不愧也。

一九二八於西湖。

國立藝術院半月刊

從亞波羅的神話談到藝術的意義

我們要注意

音樂是……

前羅斐爾派

海上(舟中口占曲)

歡迎克羅多先生

廣東旅行中一點熱烈的感情

夢(小說)

太原的文藝界

九月十五日出版

杭州西湖國立藝術院出版
上海哈同路嚶嚶書屋代售

林文錚

林風眠

李樹化

李朴園

李樹化

朴園

孫福熙

朴園

乾之

煙

仲雲

屠格尼夫「煙」之譯者自序

『煙，煙，什麼都是一陣煙！』

這是本書的主人公李維諾夫於戀愛的幻滅之後，覺得什麼都毀壞崩潰，現在是自己運屍身回家鄉；在車上，他看見了煤烟，不禁發出這樣的感想。不但是戀愛，他覺得什麼都是煙樣，一切一切，他自己的生計，俄國人的生計，都不過是一陣煙！

本書之所以命名曰『煙』，即由此故。

本書的著作在一八六七年；先於此者在屠格尼夫的名作中有『父與子』，是一八五九年；後於此者，有『新時代』（即『處女地』）是一八七六年。五十年代以前的俄國，當尼古拉斯一世的時候，是專制君主政治充分表現其橫暴的時代。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s）的革命，一八三一年波蘭的叛亂，都先後爲尼古拉斯的鐵腕所削平，囚捕誅戮，備極慘酷，凡懷抱自由主義之思想者，都

須受嚴酷的壓迫。所以在『父與子』中有『虛無主義』（Nihilism）這一個名詞的出現。因爲在當時一般人的心中，像俄國這樣君主專制的政治以及中古時代的社會，都只有令人憤懣厭惡。他們覺得在俄國，沒有一件事是現代的，沒有一件東西是好的，反之，什麼都是陳腐惡劣。他們否認一切，他們不在威權之前低頭，他們反對一切信條，不管這威權與信條是曾有許多人的尊敬的。這種新舊兩時代——父的時代與子的時代的衝突，『父與子』便是其當時的反映。

尼古拉斯一世以後，繼着爲皇的是亞歷山大二世，他與其父不同，他有一點自由主義的氣息，所以在一八六一年有農奴解放令的頒布，一八六二年有司法審判上的改革，一八六四年每省有議會之召集，獎勵教育，建築鐵路，人民言論，亦得有相當的自由。因此之故，那時俄國

的革命運動是主以和平手段來實行改革的。領袖之者爲赫臣 (Alexander Herzen)。他在倫敦主辦一種刊物，名叫“Kolokol”，竭力攻擊俄國的舊制度。他主張解放與自由：言論當不受檢查官的制裁，農民當不受地主的壓迫，納稅人當不受笞刑的威脅。但是以後，因一八六三年波蘭的反叛，使亞歷山大二世一變其以前溫和的政策。波蘭的亂事是依着尼古拉斯慘酷的前例削平了，波蘭的貴族，紳士，僧侶——總之是一般上流社會中人，大大的受到了屠殺。不止如此，接着便是極端的反動，省議會 (Zemstvo) 市議會 (Duma) 禁止發表政見，一切行動都須受省長的監督。出版物之嚴厲檢查，現在恢復了。凡是政治犯，警察都可自由逮捕擅行禁錮，或放逐至西伯利亞，無須正式法庭的審判。尼古拉斯的祕密偵探機關所謂第三部 (Third Section) 者，現在更加活動。當這反動的時代，一般人自不免失望，『煙』之出世，即在此時，是反映這時代的人心的。

在『煙』當中，蒲士琴的言論，自然是代表屠格尼夫的思想，是一個主張歐化的人。李維諾夫與伊林娜的戀愛算是本書的中心。屠格尼夫借着這戀愛事件作骨子，以德國巴頓地方爲背景，描寫俄國貴族與黨人的生活情狀。他以

深刻滑稽的語調，諷刺貴族之顛預無能，譏嘲黨人之空談無補事實。所以李維諾夫的戀愛固如煙樣風流雲散，即如黨人的理想，議論，亦何嘗不如煙樣虛無縹渺不可捉摸？

『煙，煙，什麼都是一陣煙！』

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本來都帶一種悲觀憂鬱的氣分，屠格尼夫自不能例外，但在他的許多小說中，悲觀情調之最重者，怕第一要數『煙』。這是有時代社會的背景的。但是屠格尼夫雖然悲觀，在他的心底，到底懷着一片希望。李維諾夫自回家以後，父親死了，在古舊的貴紳的小邸第中，他只剩一個人了。他心緒沉鬱的，沒有希望，沒有熱情，並且沒有錢。他開始墾殖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墾殖是一種沒有興味的事，我們似用不着再來說李維諾夫是怎樣不高興以致鋪張過甚。此時，革新的事，自然是談不到；即他從外國得來的許多智識的應用，也只得永遠的擱着。因爲窮困沒有錢，迫他每日都變更計畫，應允一切調和妥協的方法——物質的與道德的。新的患了病，舊的已失其權力了，愚妄起而與虛偽衝突。全個農村的組織動搖着，不安得有如泥深的池塘，只見一個大字『自由』，像上帝的精靈似的在水面上漂着。比什麼都緊要的是忍

耐，但忍耐要不是被動的而為主動的，堅執的。……

『但是一年過去了，接着又是一年，第三年開始了。偉大的理想漸漸的實現，生成血肉，幼芽從散播着的種子中抽出，他的敵人，不論明的暗的，現在已不能踏死他了……』。

原來屠格尼夫的理想，以為俄國所最需要的便是像李維諾夫樣的青年，在外國學習科學農業，而能回國實際應用的。至如那些黨人學生，不求甚解，只圖省力，想生吞活剝的輸入歐西之思想與學說，這是他所反對的。在『煙』的前六章，其諷刺之深刻，簡直是狄更斯的文字，在屠格尼夫小說中實是獨有的。

在俄國，因為強烈的壓迫與檢查，政治是不准人自由談說的，但是因為強烈的壓迫，俄國人民益對政治感到注意，所以俄國的小說家多是政治的宣傳者，在小說中，除文學上的藝術外，還有思想與政治的宣傳。惟公開的政治宣傳，要想在俄國出版發行，是絕對的不可能，於是惟一的辦法，只有借着小說的形式，描寫俄國的生活與制度，繪出農民的情狀，使讀者自加判斷。屠格尼夫便是最長於此道的，他的『獵人日記』描寫農奴苦況，於當時的農奴解放，很有影響。

還有，屠格尼夫的小說，常以戀愛事件為中心。這青春時期的人生的描寫，屠格尼夫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對於人心的觀察有甚深的理解，尤其是誠實的青年與端正的女郎，當其有崇高的理想與情感的覺醒，而不自知的以愛的形式來表現的時候。這種愛的描寫，在其主人公十分的顯出的時候，表現的最完全。他知道人物的描寫，是不能用他的日常事務或滔滔不絕的議論來表現其特性的。欲求人物的真正性質的表現，他覺得還是着眼在主人公的戀愛關係上。因為惟有在愛上面，我們常充分的把個性表現出來，亦惟有在愛上面，我們始赤裸裸的顯出自己的真實來。

在『煙』當中，屠格尼夫攻擊得最利害的自然是在腐敗的貴族，次之則為空談無益的黨人，但是他也知道這是環境與因襲所造成的，這種意志薄弱，多理想而少成功的性質，正是俄國智識階級的寫照。他的『陸亭』（一八五五）便是描寫那種只知高談闊論不能成事的人物的。

因為十九世紀中葉時一般黨人與智識階級之空談無補事實，所以到了七十年代，政治上的反動一到來，俄國的思想界，俄國的革命運動亦不期而隨之變換了一個方面。他們覺得照這樣子，俄國決不能有多大的進步，若欲俄國

進步，則除非農民能夠自覺，明白俄國的情況。農民在封建的關係上雖然得了解放，但是在精神上道德上還不免是一個奴隸，千百年來的束縛，仍在其心理上性質上留着惡的烙印。要怎樣纔能打破此精神的束縛呢？他們覺得惟有到民間去，這樣在七十年代造成了『到民間去』(V Narod or Go-to-the-People)的運動。因「熱情的鼓舞，一般上流社會的男女青年，都不惜自己犧牲，到農民中去宣傳革命。他們在鄉村中作醫生，教師，甚至工人，他們努力以求與農民融合爲一，而宣傳其自由的福音。俄國虛無黨的領袖斯丹尼克(Stepniak)嘗描寫當時的情狀說：

『到了一八七四年的春季，在革命青年中，一切談論都一時中止。空論的時代過去了，實行的時代在計畫中。工人的服裝——靴子襯衣等——都急急的預備停當。彼此簡捷的寒暄與問答，便是：「那兒去？」「烏拉爾去，」「伏爾加去，」「南方去，」「頓河去」等等。……大家都抱着成功的熱望，緊緊的握着拳頭。……「春季過去了，正是時候」。……像電光一樣的，「到民間去」的呼聲，普遍於一般青年。他們自然都是抱着勇敢的精神，有了甚深的覺悟的，所以雖然沒有武裝與組織，他們認清了敵人，衝着暴風雨猛進。』(“Russia and its Crisis”, by

Paul Milinkov, P. 406.)

因了這種青年的活動，於是政府的政策，愈加殘酷而反動。優秀的青年成千成百的被逮捕，或在獄中消其殘生，或被流至西伯利亞的荒野。有許多則逃至瑞士。壓力愈大，結果是反抗也愈烈。一般青年至此決定以『行動的宣傳』(Propaganda of deed)來達到他們所懷抱的理想，於是革命運動乃更轉一新方向，有所謂恐怖主義。他們思以炸彈暗殺的恐怖手段，恐嚇官僚貴族使之讓步屈服。這樣，俄國高級官吏，無時不在炸彈，手槍，匕首的危險中。最後，亞歷山大二世亦在街上爲恐怖主義者所炸死。凡此情狀，屠格尼夫在『新時代』中曾有明白的敘述。

俄國自此以後，在亞歷山大三世的治下，專制壓迫達於極點，迨至二十世紀初，尼古拉斯二世之時，乃有一九〇五年之革命。這次的革命，雖然悲慘的失敗，但是『紅色的星期日』(Red Sunday)即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國人民請願冬宮，科薩克兵士向之開槍之日，却從此深印在人民腦中，革命的運動愈益深入，至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俄皇遂不得不狼狽去位。不過革命的感情，既已高漲，就不容易溫靜，於是至十月，又有多數黨的革命，建設蘇維埃政府，實行無產階級獨裁。這便是現今的俄國。

由現今的俄國來回顧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誰能相信呢？人事變幻，難道真是雲烟樣的變化無窮的麼？

本書之譯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從武漢歸滬的時候，曾一度載於東方雜誌，愈之兄的督責和校正，是應當感謝的。其間以人事卒卒，無暇整理，直至今年八月末始由文學研究會出版。想起了兩年來的事變，何異車廂外的煤煙？『看他絕不絕的飛昇下降，迴環盤旋，或落在草際，或懸在樹梢，像在做滑稽的遊戲似的，漸漸伸長，漸漸消隱，

一片片的飛過，……不絕的變化，但接着又是一套這樣單調匆忙討厭的遊戲！有時風向變了，或者軌道偏左偏右了，於是全部煤烟突然不見，立即移至對面的窗上，又是一條巨大的尾把在飛行。……』但是身處在煤煙中的我們，是不知道要到何時風向纔發生變化的。

『煙，煙，什麼都是一陣烟！』

八，二〇，二八年，上海。

新 月 月 刊

第一卷第六號

目 錄

簫聲

杜甫(傳記)

禪學古史考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梧桐雨(元曲本事)

讀書

詩

呼喚

徐悲鴻

聞一多

胡適

潘光旦譯

饒孟侃

徐悲鴻

饒孟侃

饒孟侃

舊夢

夜遊第一公園

丟不掉

藥(獨幕劇)

理想中的佳人

阿麗思中國遊記

蜜月

現代詩人(一)(二)

巴黎通信

胡適

王伯祥

俞藝香

陳楚淮

顧仲彝譯

沈從文

徐悲鴻

費鑑照

彭基相

哥白尼·克斯與太陽

Leopardi 著

子愷譯

對話劇

譯者序言——著者 Giacomo Leopardi 生於一七九八年，死於一八三七年，是近世意大利有名的厭世的思想家又文學家。其文集最近被日本人收入於其所輯的世界大思想全集中，我從那集中讀到他的文章。我曉得這思想家還未曾被人介紹到中國來過，又因為自己愛讀他，就從日譯本中轉譯了數篇，這就是其一。這對話劇哥白尼·克斯與太陽，所取的題材就是關於近世天文學創始者的波蘭人哥白尼·克斯 (Copernicus 1473-1543) 的事。哥白尼·克斯，大概誰也曉得，就是「太陽中心說」的首唱者。從前世人皆以為大地居中心，日月星辰環繞其周圍；哥白尼·克斯始發明太陽為中心，大地與羣星環繞太陽之說，近世天文學就在這基礎上建立。在這篇對話劇中，作者描寫人類如何自命大地為中心，太陽如何不肯再遠地

球，如何鉤通哥白尼·克斯，叫他強迫大地來遠太陽。從表面看，這是滑稽的喜劇；進一層看，是作者對於人類的妄大，僭越的嚴厲的咀咒；更進一層看，潛在於作品的底奧的是這厭世的思想家對於宇宙人生的虛幻無常的深刻的悲哀。戊辰年三月十七日記。

第一幕——太陽的第一「時間的女神」與

太陽

第一「時間」——大王早安！

太陽——嚨，你說晚安才好！

第二「時間」——馬車已經預備好了。

太陽——甚麼？

第三「時間」——早晨的明星已經上來了好久了。

太陽——由他隨便來去罷！

第四「時間」——噢！大王這話是甚麼意思？

太陽——是叫你不要打擾我！

第一「時間」——但是大王！夜已經繼續得很長，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倘再猶豫不決，恐怕要發生困難了。請大王原鑒！

太陽——讓他發生罷！——我不起來！

第一「時間」——啊，大王！這是甚麼話？大王有點不適意麼？

太陽——沒有甚麼適意不適意，只是不要起來。你儘管去做你自己的事罷！

第一「時間」——大王不起來，叫我獨自怎樣能做事呢？我不過是日的第一的時間，大王倘不照例地起來，叫這一日怎樣能出來呢？

太陽——你倘然不歡喜做日的第二「時間」，那末做夜的第一「時間」也好。再不然，叫夜的「時間」們再來上工，你全你伴侶暫時罷工也好。老實對你說：我每天坐了馬車跑轉來，把光線送給住在視力尚好的我也不容易發見的一把小土壤上的幾隻極微小的動物，已經跑得厭之又厭。所以今晚決心不再搭手這種討厭的事體了。人們倘要光線，可以不斷地點火，或另作自己所歡喜的設備，也可以。

第一「時間」——大王以爲那種可憐的生物能作甚麼樣的

設備？他們倘要不斷地點燈，或預備夠點一天的蠟燭，要費很多很多的金錢！假如他們現在已經發見出了少數費用可以照明街路商店家屋的可燃瓦斯的製造法，那倒也沒有這困難了。但是到人類發見這便利的方法，實際非再經過三百年內外不可。所以如果要他們自己點火，必將在這方法發明以前久已盡數點完他所有的一切油，蜜蠟，樹脂，獸脂，而可燃的東西一點也不留存了。

太陽——那麼，捉螢火蟲就好了。

第一「時間」——還有寒氣呢！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抵禦的。倘把他們從大王所得的助力完全奪去，即使燒盡了大地上所有的森林木材，恐也不能得到足以溫暖他們的身體的火勢。不但如此，他們又定要餓死。因為這樣一來，大地上就不會生果實。所以經過五六年之後，這種可憐的動物的種類就要絕滅了。他們起初遍覓可食的，可暖身體的東西，後來可嚙的東西都吃完，可燃的東西連一個最後的火花也不留地用完，結局必如數在黑暗中像水晶片一樣凍固而死。我想這期間一定不會長的。

太陽——這與我有甚麼干係？我難道是人類的保姆？倘說我必須爲他們預備食物，調理食物，那是把我當作他們的廚司了。即使在離開數百萬哩的地方有看都看不出的